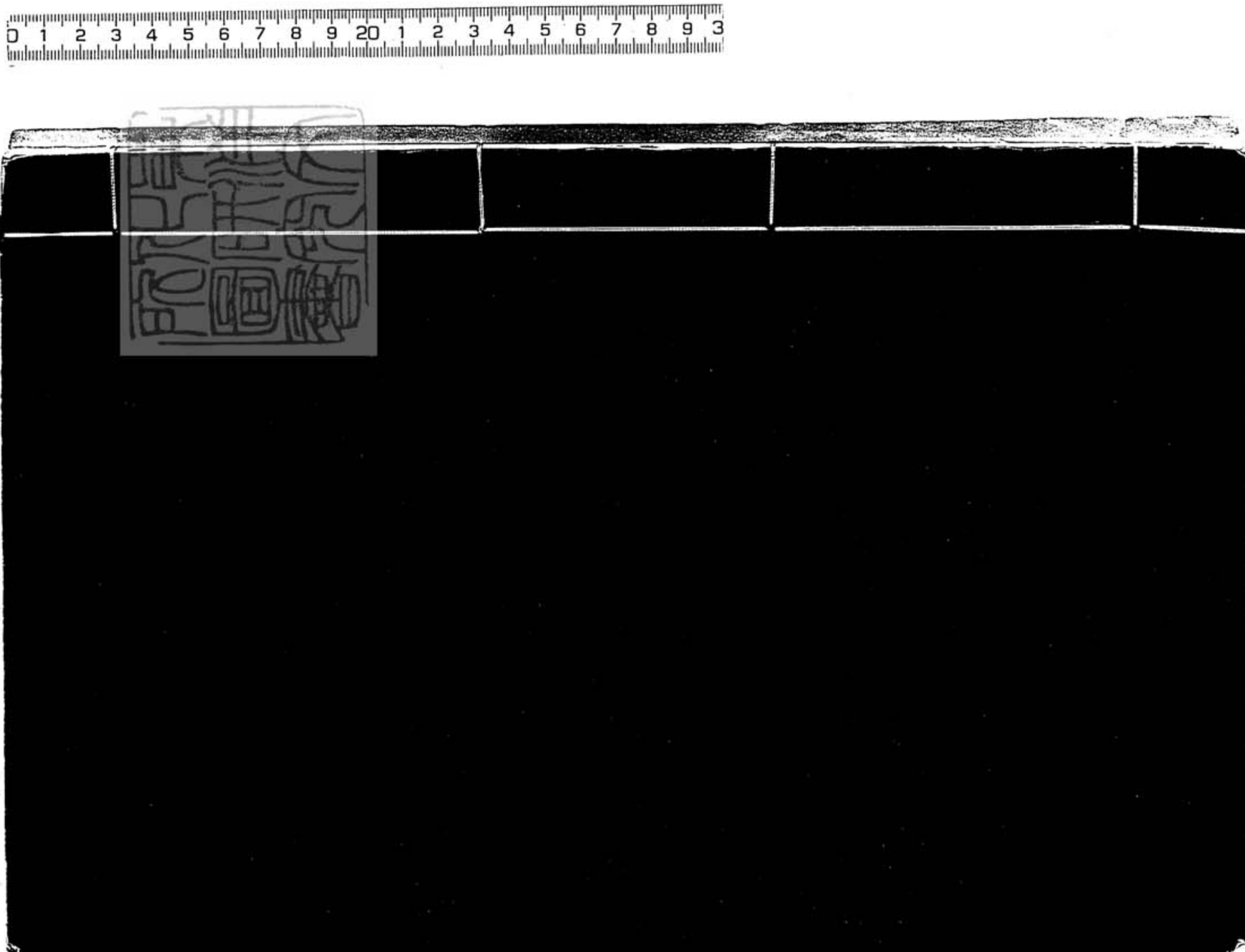


臣沈初等謹案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

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為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吳澄又為之題辭。以為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

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户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

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名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辭之行遠必自邇。辭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為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謇諤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敘其首以冠於余。值拜奎章閣之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鋟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

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
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
尚勗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
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
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
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倣法焉。夫
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
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
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
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
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
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

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絶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窃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為之釋。句為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為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脩國史。神龍中。為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復脩史。於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為太子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唐春秋。兢居官多忠諫。叙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謂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

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録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第八卷
論禮樂第二十九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芳　字仲敷蒲州人唐玄宗時進士肅宗時綴緝國史

劉氏煦　晉字時耀遠范陽人五代時丞相撰舊唐書

宋氏祁　字子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列傳

孫氏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為諫官撰唐史記及唐史論斷

歐陽氏脩　字至參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進士仕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紀志有文集

曾氏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擢中書舍人有文集

司馬氏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拜左僕射贈太師撰資治通鑑

孫氏洙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進士為諫官有文集

范氏祖禹　字淳夫成都人宋哲宗時為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黼

張氏九成　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為待制撰史論

胡氏寅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為諫官撰讀史管見

呂氏祖謙　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仲友　金華人

葉氏適　字正則永嘉人

林氏之奇　字少頴三山人

真氏德秀　字希元建安人

陳氏惇　字伯厚三山人撰史斷

尹氏起莘　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祁

呂氏　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文理。主於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間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為涼武昭王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之亂。功業日隆。隋義寧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禪。國號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凡二十三年。為一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政治之道。大略具此書也。後文皆聚此書為政。踵為清明。則是書也。不無補於治云。

太和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一

君道第一　凡五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音臆。作膮。啖。音淡。食也。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擾。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讒。音瀆。痛惋也。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詳見侍從贊相之職。魏徵詳見任賢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僭稱王。詹何。楚之後。隱於釣。楚莊王聞而異之。召而問焉。詹何。亦楚人。列子。出馬。問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脩身為先。大學八目。脩身為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俊德而後能黎民時雍。舜必帝德罔愆而後能萬邦咸寧。禹必祇台德

先。而後能朔南暨聲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蓋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也。後之人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幾致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長者。其愛民之心。治民之具。盖亦有合乎先王者矣。特其本原之地。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二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亂之後。芟除群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告其群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斯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于以闡揚聖學之奧。于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以楚王詹何之言言之。何其遠哉。使太宗斯時得聞二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年之悔。內外如一。而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治而已邪。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能贊美之而不能發明之也。吳氏編是書。置此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而不棄也。人詩作民。盖避太宗諱。故以人代民。他皆類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理本作治。盖避高宗諱。故以理代治。他皆類此。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虞書史贊舜之辭。謂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鯀音袞。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鯀崇伯名。夏禹父也。共工滛辟。鯀治水無功。舜流共工于幽洲。殛鯀于羽山。塞猶蔽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虞書曰。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也。謂靜則能言。用之則不然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

捐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捐音負。棄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二世皇帝。趙高秦窅者。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蓋多。二世後為高所弒。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异。羊吏切。梁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仕梁為散騎常侍。侯景。東魏臣。叛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納景為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為景所逼。餓而死。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剽。音漂。劫也。虞世基。仕隋為內史侍郎。世基以帝惡聞盜賊競起。陷沒郡縣。皆弗之知。煬帝後為宇文化及等所弒。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暗藏。明暗已矣。其習在於遠近大小而已。故聰明。庸君以近習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藏。明暗已矣。

公正忠讜進。偏信則讒佞任用之本。

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魏徵謂兼聽者明。偏信者暗。茲言固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者也。明之與暗。又存乎中者焉。堯之欽明。舜之重華。又有所以為明之道。非徒兼聽而已也。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守。成。文。後。亦同。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下大亂。群雄並起。陛下東征西伐。戡定禍亂。克殄羣凶。此則草創難也。

魏徵對曰。帝王之興。必承衰亂。承衰亂則人樂推戴。推戴而得天下。此則天授人與。似若守成不難。然既得之後。驕逸生焉。驕逸生則危亡至。危亡至則禍亂興。禍亂興則國隨而喪。此則守成難也。

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得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於所安。思危於已治。與公等慎守此道。以保成業。守成之難。其難乎哉。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尚。音常。射。音夜。凡言尚書僕射並同。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之闕則總省

事。宰相職也。房玄齡（詳見任賢篇）對曰。天地草昧。（易屯卦彖傳曰。天造草昧。草。雜亂。昧。冥晦也。）群雄競起。攻破乃降。（下江切。）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殘。百姓樂推。（樂。音洛。）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既得之後。志趨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恒。胡登切。常也。）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按通鑑係十二年。又云玄齡等拜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祖述其非特創業之難。守成之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然林氏之奇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難。雖明君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為難。而末年庭燎晨興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末年欲易太子。以聽言為甚難。是以文帝之世。賈生有厝火積薪之戒。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為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怠忽生於守成之難。明哉。

愚按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鮮有身兼之者。周武漢高。創業者也。而不及守成。成康文景。守成者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位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事者也。然以書傳攷

之。禹不以治水敷土為難。而以本固邦寧為難。湯不以升陑伐桀為難。而以時忕晚終為難。豈非創業果易而守成。順境也。易以喪德。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漢世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三公下。唐制因之。）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雄。（一作傑。）南面臨下。（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祚。位也。）然而克終者鮮。（尠。少聲。少與尠同。）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盛。作。）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惡。烏去聲。）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桀名履癸。夏末淫暴之君。湯伐之而死。）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探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讒。鉏咸切。譖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揜蔽也。）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殞。羽敏切。歿也。）子孫殄絕。（殄。音腆。盡也。）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拯。救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

八柱。拍地象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四維殆而更張。殆。音矣。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一歲之月也。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平聲。朞。去聲。朞月而已可也。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媛。盡侍於側矣。媛。美女也。音援。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一作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毀阿房之廣殿。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闕道絕漢。後為楚所焚。懼危亡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嗜。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思安處於卑宮。處。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禹吾無間然矣。謂禹薄於己而勤於民也。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堯舜之朝。土堦三等。茅茨不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一念之差。雖聖亦為狂矣。不慎厥終。忘締搆之艱難。締。音帝。結也。搆。音媾。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椽。音傳。椽桷也。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音掌。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作則。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豉切。後同。）可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故魏徵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虞書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凡九。蓋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豫。樂。遊。巡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也。）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此疏也。）太宗手詔答曰。省（悉井切。）視（苦管切。）誠極忠款。（誠。

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也。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溉也。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良圖。匡其不及。朕。我。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吳國名。三國孫權之後。晉武滅之。豈能示以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為司徒。晉受魏禪。以曾為太傅。退朝。謂其子劭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為司徒。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綏。字伯嗣。曾之孫也。仕晉為尚書。後為東海王越所殺。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位也。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承天景命。莫不啟憂而道著。啟。憂之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啟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胡越者。極南北之間。言至異可同也。傲物則骨肉為行路。言至親反疏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虞書曰。

董之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朽許九切索蘇各切）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夏書曰不敢盤于遊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二驅失前禽蓋猶成湯祝網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述孔子之辭）所以共為理也魯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弦弓弦韋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美亦作盛虞書舜皐陶賡歌之辭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遲去聲禮事君有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詔通鑑係在十一年七月魏徵

累上疏之後、

孫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之不已。蓋輔相之職。當時之事。固有以二疏觀之。而知其所以也。夫。今以二疏觀之。治有以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忠直而後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而為後能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疏之言。相為表裏者也。吳氏合二疏為一章。厥有旨哉。

愚按魏徵之於小事未嘗舍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年一月之中。見於諫疏者九。見於書者如此。則其平生諫疏。雖未盡見。不惟大事能諫。雖末節能諫。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輟也。可謂難矣。不惟貞觀而已。雖並隆於孔子之九思。同垂於堯舜之十思。可以與世之萬世矣。

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思而充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雖並隆於世之三代可也。然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以豉切。侍中魏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音洛。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令。平聲。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為去聲。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允、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頴判國事、宰相職也、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即一作則。何謂為難。徵曰。觀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芟群雄。外清四夷。其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況於守天下乎。故魏徵敬因其問而對以盖自古人主在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思敬畏。思敬畏則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宣統之後。明皇首於誅諸韋。安居而不能謹於天下一言興邦。孔子對以為君之難者乎。

政體第二　凡十三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傳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貞褊曰。朕少好弓矢。去聲。並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皆。一作多。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不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天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濱於殆也。矢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惜弓為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失。是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水心不正。表裏皆正。君而國定。董子曰。一正君而國定。孟子曰。一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

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祭祀。贊獻之官。王珪詳見任賢篇

曰。中書所出詔勅。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令。凡制冊詔牒。皆宣署而施行

中書掌軍國政令。侍郎二人。為置令二人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號曰三省。頗有意見不同。或兼

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掌出納詔令。國務

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為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二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拾遺二人。左諫議大夫四人。右散騎常侍二人。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號曰三省。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去聲。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銜戶監切。含也。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施平聲。難違

一官之小情。頻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面諫以為是。背毀以為非也。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猶與召公同相為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專。聖獨斷。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兩令左右丞相。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須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粃政。不數年而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屣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可為後世法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商之宰相。即周之冢宰。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並為宰相。紂以鄂侯西伯並為三公。豈非輔弼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後有司施行。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一己之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謏聞。次言隋朝依違之

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儆戒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漢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魏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行去聲 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胡氏寅曰。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奬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劣於前古之問。自三代以下之善哉問也。王珪首以漢為對。而謂近代重武輕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此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躋斯世於極治者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真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勑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比、音鼻、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唯唯並音葦 遂無一言諫諍

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脩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脩職。苟取充位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是以政亂而朝廷不治。雖欲不可得也。

呂氏曰。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廷上。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諤諤之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不昌乎。其或諤諤為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不亡乎。朝廷以唯唯為風。則佞人進而君子退。安得不亡乎。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唯唯為風。則佞人進而君子退。安得不亡乎。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諤諤而不亡者也。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命。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即納言之職。夫出者。受者。納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者。命之公。而無說。說之私。此非擇才不能也。彼阿旨順情。唯唯苟免者。豈惟允之義乎。

堅。弘農人。後周朝以元勇輔政。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論語。孔子答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

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飡而食。飡。音孫。熟勤勞思政。每一坐朝。音潮。或至

食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音扶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受禪之時周宣帝既喪靜帝幼沖之日也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後同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平聲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機與幾同言日日之至淺而事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去聲後同謂中於理也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因令之令平聲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肖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君人者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之不知人之身代百官事無巨細亦日多疑欲以人之一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雖聖智亦不能為之則雖

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之身代群臣之事。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自以為勵精者也。隋文帝天資苛察。多疑自用。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以一人之手足。而悉代百司之勞。不及天下大亂。後世道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為勵精之主。夫堯之兢兢亦稱之為勵精。舜之孳孳。堯之勵精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之勵精也。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堯舜之勵精。又謂其於求賢克已而已。豈以其身代群臣之事。所能手。所勉行也。豈非隋文之所悟。隋文之非。而不任賢之所致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之於醫。非惟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己意。故貞觀之治。較之開務盡臣下之懇。絕者有以也夫。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傾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按通鑑是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陛下居安思危耳。

愚按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馬。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安思危。則其將順正救之兩盡。豈不道。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

其次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疲癃殘疾。則癃痾疾痛。舉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跛躄痱辟者也。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競競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烏乎。使太宗而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平聲。君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處上聲。)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為耳目。有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見君道篇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逢。夏之賢大夫。）紂斬比干。（紂。音潮。下音措。比干。紂之親戚。）吳楚七國遂反。（吳。楚。七國。見君道篇註。）晉靈不君。（晉。靈。見君道篇註。）趙高指鹿為馬。（趙。高。秦之奸臣。）漢誅鼂錯。（上音朝。）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御史大夫。）吳楚七國遂反。（吳。楚。七國。見君道篇註。）鼂錯斬於東市。（鼂。音潮。）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忤。音午。逆也。）妄有誅責。朕比來（比。音鼻。）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為去聲。後同。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為一已之欲。故不恤關龍逢。而世基亦不免。湯帝既亡。而世基為一已之計。故不諫。既誅而諫。湯帝亦不免。湯帝既亡。而世基亦不免。以在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逢。世基之媚湯帝。豈不以在已之意為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為謀而後能相保乎。

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泰之時也。君臣二心。則君不恤其臣。臣不恤其君。上下交鼂錯之誅。是君能以臣之心為心。臣能以君之心為心。太宗欲為心也。又使群臣思龍逢群臣思隋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為心。君能以臣之心為心。其上下

之交泰乎。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唐制。秘書省置監一人。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曰著作。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為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從容。和緩貌。從。即容切。）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七到切。後同。）造次不可致理。（造次。急遽也。）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豉切。後同。）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平聲。去。上聲。此述論語之辭。）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聲。）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太宗以為然。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舍人。佐虞世基以諂承主意。後與宇文士及降唐。以秘策干高祖。為秦王槩謀軍事。貞觀初。拜通鑑無等字。右僕射。卒。謚曰明。後以邪佞。改謚繆。）等對曰。五帝三王。不相襲禮。而各治天下。（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唐。虞。為五帝。夏。殷。周。創業之主。是也。三王。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也。）不易人而理。易。如字。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涿。音濁。）三戰然後得志。堯舜猶不相服。（相。息亮切。）及舜舞干戚。（干。盾也。戚。斧也。）而有苗格。（格。至也。）秦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法律令。言尚酷也。）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王道雜施之。）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一作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唐。虞。為五帝。孔安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未詳孰是。）三王。（夏。殷。周。創業之主。）不

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姓公孫。名軒轅。
誅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之。而萬國和。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之屬也。顓頊。誅高陽氏。黃帝之孫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父曰。少皞氏之衰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帝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即致太平。桀為亂雷。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桀。夏王名履癸。湯。殷主。名履。桀不務德。而暴虐百姓。湯遂率兵伐之。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位。平定四海。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紂。殷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謠亂日甚。百姓怨望。武王遂率諸侯伐之。紂死於鹿臺。武王克殷二年。太子誦立。是為成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應。當也。平聲。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棨等無以難之。難。去聲。駁也。然咸以為不可。以上文按通鑑。係在四年。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陀沒切。厥。九勿切。突厥阿史那氏。歷代為患。悉臣服於唐。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勍。音慶。強也。今酋長。酋。慈由切。長。音掌。番國之長也。並帶刀宿衛。部落皆鼢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礫。音的。小石也。別。彼列切。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

美質。為公所切磋。七多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磨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闥不閉。行旅不賫粮、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孫氏甫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至。正通於理。故能變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但後之才不能通。所通。宪時弊。故事不能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誠。得聖人之意。以行王道。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論。論時之變。時弊而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法德流於急。其後鳴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化。大哉平。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弗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欲治天下。則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欲治天下。則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之德。彝行之數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敦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於下。此前世帝王所不及也。

胡氏寅曰。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以書契以來。非一也。以文勝又不若唐虞之世。周之盛。固不若三代之時。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不若虞夏之質。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民。常淳。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極人少。則亂多。則氣厚。而天地之人淳。一治一亂。天地之氣漓。而天地之人漓。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為人。可以為

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一。無須臾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間也。故能使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豈可以偽而為之。襲而取之哉。周道既衰。聖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說齊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後。則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不信儒術者有之矣。自謂本雜霸道。不喜書生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過尊之以美名。待之以虛器而已。寥寥千載。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姿。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徵之請。故能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幾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仁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著。而不知行之於宮闈隱微之際。故始以從諫為美。而終不免仆碑之失。外以出宮女為名。而內不免懷嬴之累。內外扞格。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違。名同而實乖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其不數數也。幸而有力行仁義之君。而較之於聖人之道。則又若碔砆之於美玉。稊稗之於美稼焉。豈非聖道不明。有君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數音朔）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出田逐獸於碭[徒浪切]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矰音曾矢也]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射音石]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聲]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歛[去聲]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聲]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舊本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愚按惠王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溱洧孟子譏其不知為政夫使梁國有九年之儲子產有輿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太宗曰人得營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之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愚觀後世之君有賜民今年田租者有賜民爵賜民帛者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彼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師、衆也。周都鎬京、後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師。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平聲。召也。）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黷、音瀆。）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並音茲。篤意也。）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音洛。後同。）夫治國猶如栽樹。（夫、音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一作盛。）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夫下者尤甚焉。夫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亡。太宗反之而寡欲。非能如湯武之不過勉強行之耳。夫太宗之寡欲。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況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一作促。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為晉所滅。伍子胥、名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不聽。與越平。復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王。

王賜劒使自死。後吳
為越王勾踐所滅、

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
臣。襲其父歡位。封齊王。

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愔。仕齊為尚書令。文宣以
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強暴。而能委政楊愔。總
攬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
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
倉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
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
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
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
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為君亂臣治之比。殊不
知彼之所為。才能救其亡耳。烏足以為治哉。孔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
如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

安能以興邦乎。

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
民敏德。君臣相須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
興。季世之所見也。太宗之言。未為知要。夫君亂臣理。此
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縱。以取覆也。太宗
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必
敗禮。可以言亂。必
遂終為賢君。降以此則魏徵所謂才得免亂爾。若
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
刑。臣何自亂。臣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
取敗者。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
平吳。見君道篇註。隋文伐陳。陳後主之世亡滅之。已後。心逾驕奢。自
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矢。下音
汶。散亂也。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麗。平聲。九言高麗並同。
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

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之國也、今為鎮東省。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鐵勒、匈奴苗裔、其種類多居西海之北、突厥北部也、太宗既平其國、即其部落、列置州縣、踦為羈縻。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凡四夷內屬者皆然也。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音舌。日旰而食。旰、音幹。晚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讜、音黨。亦直也、可以施於政教者。施、平聲、當拭目以師友待之。一無友字、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爾。幾、平聲

愚按是時。魏徵既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忿兵之興未已。既破鐵勒。自謂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旰而食。坐以待晨。俾群臣讜言直諫。欲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古冀州之域、今河東道、河南。古兗州之域、今河南等處、隴右。古梁州之域、今陝西等處、饑饉尤甚。饑、音飢。饉、音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太宗分天下為十道、此為關西、唐建都之地也、今陝西省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好、去聲、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為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也、名元

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乃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元吉為海陵王謚曰刺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惡烏去聲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餅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囹音零圄音語周獄名也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五嶺之外今二廣之地自山東至于滄海山東古冀州之域今濟南等路滄海東海之名也皆不賫粮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過平聲必厚加供待供平聲或發時有贈遺遺去聲饋送也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脩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曾氏鞏曰太宗之為君也屈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祖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與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田野日以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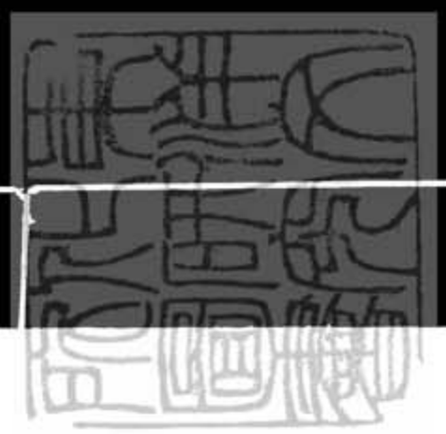
以其法備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之有餘貲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具田疇之制必勝攻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服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於水火之中咻呻轉為謳吟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吟詠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英雄為用突厥之渠讐繫頸闕庭北海讋之諫矣迹厲其揉性本於殭悍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以從范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足以為資矣人君而從之足以為師矣人君擇其善而戒其不善者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知之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老子曰行其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

程氏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而已觀富庶之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王珪魏徵於疎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才且太宗之憪劉洎馬周於疎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才且太宗之憪然常若有所不能為三百年之基也

愚按太宗之為君可以為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為盛矣今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群雄外定四夷以身經百戰未嘗負北後世人君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其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十知人者善任也三曰過庸調以為取民之制定府兵十用六衛以為養兵之制任官則有職爵勳階之制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制

加也。命房杜以為相。英衛以為將。王魏之諫爭。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下至孫思邈之醫藥。李淳風之曆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至精夫功也。至德妙也。制度也。人才也。帝王雖其二盛。莫能及也。然卒不得與於三王之學。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哉。

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泰和之賢。內立弘文之館。王百揆四岳之外親瀛洲之學士。皆以天資之美。未有所從學由學猶學。蓋嘗如此。而古先帝王之學。二帝三王之學。

盛治。冠冕百辟。未嘗不學。帝堯之學。問辨而觀之。成之者古人才之盛。莫盛於堯舜。其所從不可考。若高宗之學。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道。特貞

翰文齋
百冊
百拿十元
角